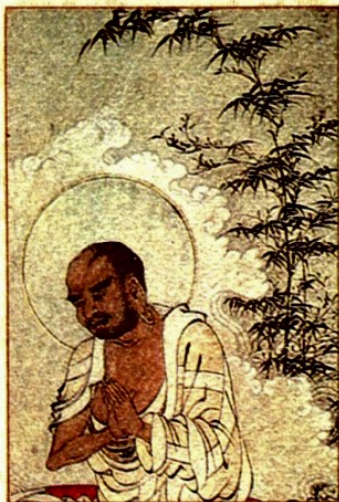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歷代高僧全集之2



佛老晉明

偉大的佛經翻譯家

鳩摩羅什傳

宣建人 著

佛光史傳叢書二六〇一

佛老晉叟

——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傳——

宣建人 著



序曲

一千九百年前，

佛教聖潔的種籽播種在中國肥沃的土壤裡，

經過了許多大師們精心的耕耘，

經過時間的培育，深深的植在人們的心田上。

在東晉時候，

西域聖僧鳩摩羅什到了長安，

肩負起承先啓後、繼往開來、宏揚佛教的使命，

翻譯了三百多卷佛經，如一串三百多粒璀璨的念珠。

聖僧鳩摩羅什——

如同一顆光輝四射的大星，永恒的照耀着中國佛教史。

今天，我歌唱：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；

今天，我頌揚，我讚美，偉大的佛經翻譯家聖僧鳩摩羅什。

佛老晉叟

——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傳

目錄

○·序曲·····	一
一·鳩摩羅什 宰相世家·····	一
二·王妹產子 絕食出家·····	十一
三·羅什拜師 日誦千偈·····	三三
四·喜見推崇 修習大乘·····	三三
五·溫宿收徒 母子分別·····	四三
六·大乘師徒 小乘師徒·····	五一
七·苻堅遣將 龜茲迎師·····	五九
八·呂光稱王 什公試譯·····	六七

1 叟晉老佛

九・僧肇拜師	隴西接駕	七九
十・書房談經	譯出大品	八九
十一・慧遠函候	什公贈偈	一〇一
十二・師譯大智	偈贈法和	一〇九
十三・姚著二世	什譯法華	一九
十四・師撰實相	王贈歌伎	二七
十五・什公辭世	弟子悲悼	三五
後記		四三

一、鳩摩羅什 宰相世家

鳩摩羅什，天竺國人。他家世代宰相。他的祖父達多，是現任天竺國宰相，輔佐國王治理國家，造福人民；人民非常愛戴他，歌頌他輝煌的政績。然而時間是永遠不停止的，宰相達多慢慢的老了，精力一天一天的衰退了。他想將這崇高的宰相職位，交給他兒子鳩摩炎繼任。以他多年從政的豐富經驗，客觀的觀察兒子的言談舉止，是不是能做一位賢明的宰相，而不至於毀壞他家祖宗的美譽。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日，他認為兒子鳩摩炎遵循體制處理事務，穩健而賢明，是具有宰相的才能。

那天晚上，老宰相坐在廳堂中高背椅上，喝着茶，右手理着下巴頰上花白的鬚鬚，吩咐僕人

「你去叫鳩摩炎來！」

「是，大人。」

僕人走進鳩摩炎書房，急促的聲音：

「公子，大人請——」

鳩摩炎正在研讀佛經：

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；

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」

忽聽到僕人來傳話，父親呼喚他。他攔下經文，跟隨僕人往廳堂走。他邊走邊想，父親晚上叫他是問他讀書，還是教他經文，抑或是……。轉過迴廊，鳩摩炎看見父親慈祥微露嚴肅的圓胖臉孔，在燭光映照中紅潤潤的，額上的皺紋在微微的顫動，雪白的頭髮也泛着淡淡的紅光。

「爸。」鳩摩炎跨進廳堂，很恭敬的向父親行禮，筆直的站立着，恭聆父親的訓誨。

「炎，你坐。」老宰相看看英俊瀟灑儀表出眾的兒子，從心底漾起了微笑，綻開在臉上，胖手指着對面的椅子說。

父親今晚怎麼這樣親切的待他，不像往日的嚴厲，鳩摩炎想不透。也許父親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吩咐他。他在椅子邊緣上坐下，靜靜的聽父親說話。

「炎，你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。我看你寫的文章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。我現在老了，精力不足，記憶力衰退，我也應該退休啦。我想在這兩天內，奏稟國王，將我的宰相職位，由你接替。」老宰相慢慢的說，語氣是沉重的。

鳩摩炎想，啊！宰相是擔負治國的重責大任，他恐怕擔負不起來，萬一有絲毫疏忽，百姓們是會怨恨他的。那時他內心深深的感到愧疚，也無法彌補。

「爸，兒子沒有從政的經驗和閱歷，怎能負起宰相的重責大任。萬一兒子做錯了半點事情，不僅貽害人民，讓人民咒罵，也毀壞祖宗和爸的美譽！」鳩摩炎不敢拒絕的推辭。

老宰相很欣賞兒子的這幾句話，雖是拒絕的意思，却說得合情合理的正大光明，微笑的說：

「那麼，我教導你！憑你的聰明才智，很快的就是一位賢明的宰相。」

父親的教誨，不能違抗的，怎樣能打消父親把宰相交給他繼任的心意，聰明的鳩摩炎在父親眨眼睛時的片刻間，想出一個辦法，他說：

「爸！兒子不要做宰相，要出家！」

老宰相的心裡很高興兒子立志出家，但宰相職位是他家世襲的官職，不能無人繼承，可是又不能逼着兒子做宰相，那會耽誤國事的。

「炎，你去考慮考慮，明天回答我。」老宰相讓出時間給兒子去思考，怕傷害父子之間的情感。也許兒子經過一夜之間的思想，改變了心意，答應繼承宰相呢。

「是，爸。」鳩摩炎答應，向父親行禮，告辭出來。

他想，他既然向父親說過出家。今晚就剃掉頭髮出家，不能等待明天了。

鳩摩炎回到書房，趁僕人不在，關上門，把頭髮剃了。他如果在天竺國出家，父親會派人尋找他回去，逼他繼任宰相，那能出家！他祇有遠走高飛。

——往那裡走？

鳩摩炎思考好半天，決定去東邊龜茲國〔註1〕。

於是，鳩摩炎攜帶一隻簡單的行囊和幾本經書。午夜後，他在馬廐裡騎上他的一片棕色馬，悄悄的走出了宰相府邸。他摸不清路途，看着天空那顆光芒四射的商星，向前奔馳。

鳩摩炎是愉快的，也帶幾分胆怯的向陌生的龜茲國走，今後怎樣，他不管了。他從此不會做宰相了，他知道。

在路上，昨天以前，鳩摩炎是宰相的公子。從今以後，鳩摩炎就是一位行腳僧了。龜茲國距離天竺國京師，千里迢迢。一天又一天的向前奔馳，他的馬匹疲倦不堪了，不能行走，他放棄它。不得已，鳩摩炎祇有步行，走了幾天，他的雙腳起了水泡，忍受着疼痛，一拐一拐的翻山越嶺。又走了好多天，腳上的水泡變成了厚厚的繭皮，走路到不疼痛了。經過這多天日夜奔跑，鳩摩炎人是又瘦又黑了，精神是開朗的，心情是輕鬆愉快的。在這長遠的旅途上，山連山，峯連峯，原始森林像一片綠海。常常沒有打尖投宿的處所。他飢餓了，採擷原野樹林上的果實，填飽肚皮。沒有旅店，他不是在山洞裡靠一夜，就是在樹林中躺一夜，等到晨曦塗抹在山峯上，他繼續前進。那天鳩摩炎在一座山腰間，遇到一隊商旅們趕着五六匹馱着貨物的牲口，也是向龜茲國方向去的。他跟隨他們一道，向他們講講佛經，感化他們。商旅們也分一點乾糧給他吃。他雙手合十

接受了。謝謝他們的美意。他念一句：

——南無阿彌陀佛！

「施主，那座大山好高，是什麼山？」鳩摩炎問滿嘴鬍子的商人。

「葱嶺。」那商人看看他說：「和尚，你沒有走過這條路？」

「第一次。過了葱嶺是那裡？」

「龜茲國。再向東走，就是中國。」

「你去過中國？」

「我販賣貨物，去過兩次。」

葱嶺峯上是一片白雪皚皚，晶瑩的光芒刺眼；山腰間是一片青綠，綻開白色的小花，飄散着陣陣茴香。鳩摩炎和商販們翻過葱嶺，看到山下零零落落的村莊，包裹在一層薄薄的炊烟裡……

鳩摩炎想，那是龜茲國了，問同行的商販？

「是的。」那瘦子回答他。

謝謝他們一路上的照顧，鳩摩炎向他們揮揮手道別，直往龜茲國京城走了。

頂着暖和的陽光，他的雙腳有點跛了。看見城外很多人，他以爲今天是龜茲國的節慶日。

忽然迎面有一位官員走來了，很恭敬的向他行禮，說：

「請問你是天竺國宰相達多的公子鳩摩炎嗎？」

鳩摩炎吃驚的楞住了，以爲自己迷失路途又走回天竺國了。怎麼龜茲國也在尋找他？難道是父親請他們將他送回去。他遲疑片刻，點點頭。

「我就是。」

「我們國王在迎接你呢。」

鳩摩炎更驚訝了，龜茲國王爲什麼迎接他。他感謝的笑笑，說：

「謝謝貴國國王。」

那位官員很恭敬的引領他去見國王。

「啓稟大王，天竺國宰相達多的公子來了！」那官員轉身向鳩摩炎說：「我們國王。」

鳩摩炎向龜茲國王行禮。

龜茲國王白純走上前兩步迎接他，還禮。

「公子，寡人聽說你放棄享受榮華富貴的宰相職位，來到我國，歡迎，歡迎！」白純國王看鳩摩炎文質彬彬的樣子，心裡很歡喜的說。

「有勞大王遠迎，慚愧，慚愧！」鳩摩炎恭恭敬敬的說。

白純國王命令侍從牽過兩匹高大的駿馬來，他騎上一匹，另一匹給鳩摩炎騎。他們並轡進城

，那些歡迎鳩摩炎的官員尾隨在後。

鳩摩炎騎在馬上看着長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，酒樓茶肆的旗子在風中飄揚，十分熱鬧。

他們在宮門外下馬，並肩走進王宮，在聽政殿坐下。白純國王問問鳩摩炎天竺國的風俗人情，繼之，他們又談談佛經。

那天，龜茲國王妹妹耆婆在深宮裡悶悶的，走下樓來，往御花園走，看園內百花怒放，爭妍鬥艷，嫵媚多姿，可愛極了。和風拂來了芬芳的香味，她停留在薔薇花架前。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宮女，舞着一把宮扇，在追逐一雙美麗的蝴蝶，跑來跑去的。耆婆看她在捉蝴蝶，怪有趣的，也不驚動她。

驟然，一個十八九歲的窈窕窈窕的宮女跑進花園來，尖銳微帶喘息的呼叫，胸脯在微微的顫動。

「公主……公主，天竺國來了……來了一個美男子……同國王一齊……」

公主把臉孔一板，責斥的說：

「誰問你的！」

那宮女討了個沒趣，收斂了美麗的臉上笑容，喘喘氣囁囁兩句：

「好心沒有好報！」

這宮女一向善解人意，公主覺得錯怪了她，不好向她道歉，臉色却和悅多了。她想，天竺國來了什麼人？不然哥哥不會出城去歡迎他的。她要去看看他是誰，是不是美男子。

公主著婆是很美麗的，聰明過人，才情又好，任何書她看了一遍以後，就會背誦了，並且了解它的意義。鄰國的王孫公子，都請媒人來說過親，她都拒絕了。

她現在有意裝做無意的向宮殿走去，捉蝴蝶的小宮女也跑來了。

「公主，你去那裡？」

公主也不理睬她，仍舊向聽政殿走，她聽到哥哥以和悅的聲音說話，輕悄悄的在屏門背後停下來了，從門縫裡向殿上張望，在哥哥右首旁邊，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陌生男子，他一定是天竺國的貴賓了。看他清秀的臉上英氣勃勃的，高高的個子，舉止很文靜的，好像受過良好的教育。她的心怦然一動，彷彿一股奔放的清泉流過她的心靈，流過她的全身……

她想，難道我和他有緣。

她微笑的轉身往宮裡走了，兩個宮女跟隨着她。

「公主，他是美男子吧。」那剛討了沒趣的宮女看出公主的心意，她說。

公主一笑，白她一眼。「誰問你的！」聲音是帶笑的。

「我是忠心呀！公主。」

公主裝着沒有聽見。她想，她的心意向誰表達出來，又向誰表達？

——呵，王后嫂嫂。

她藉故去見王后。

姑嫂倆說兩句閒話。

「嫂嫂，今天哥哥在宮殿上接見天竺國來的一位貴賓。」

「噢，你喜歡他。」王后深深的知道小姑素來不提任何王孫公子的，此刻獨獨的說起他，一定是中意他了。她看小姑子臉上泛起兩朵紅暈，說：「還怕難為情呀！我跟你做媒，以後你要好好的謝謝媒人我呀！」

她嬌羞的難為情的低下頭。「嗯……嫂嫂……」

註一：龜茲國，在新疆省庫車、沙雅二縣之間。

二、王妹產子 絕食出家

鳩摩炎被招待在豪華的賓館裡。在第三天，一位宮廷中的官員送來國王的任命狀：任命鳩摩炎爲國師。

鳩摩炎明白他在龜茲國的身分是客卿，不能辭謝國王的任命，很委曲的接受了。他現在既然是龜茲國的臣子，就必須常常上朝覲見國王。儘管他不問朝政，但國王問到他的事情，不能不回答。國王對待他是很禮遇的，常常留他單獨的談話。

這天，在大臣們退朝以後，國王白純又留下鳩摩炎在便殿上和他談了一些國防上的問題，而後彷彿無意的問鳩摩炎：

「國師，你在貴國娶過妻子嗎？」

國王問這幹什麼，他想。

「臣沒有娶過妻子。」鳩摩炎誠實的回答。

國王一直在注視他，好像有話要說，在考慮怎樣措辭似的，微微的咳嗽兩聲，說：

「寡人有個妹妹，今年二十歲。現在寡人將妹妹許配給你。」

「大王，臣……」鳩摩炎不曉得是拒絕還是應該接受，停頓在這兒。